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十三

目錄

第一百十三卷目錄

廢製部總論

春秋四傳

周公五年

立冬十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春秋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傳崔氏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易易爲貶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復見諸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
大夫任無可世也因齊大國屬著故就可以爲法
戒明王者寡莫大於周室寡莫大於齊國世卿皆
能免之

開府元龜

宗室部承襲

傳有世及之謂詩著以傳之義自成周列爵大封同
姓舊祚撫封與國升降者有之矣其事見於春秋傳
及太史公世家錄本平列國秦并天下子弟
爲匹夫漢矯其失廣樹藩戚或渠賈濟美聯輝矣來
或推恩繼業纂綱傳世者而下何莫繇斯蓋所以
隆親親以興仁善繼而流休使其枝葉扶疎以大
庇根本大牙相繼以承傳王者也

蕃帥都督錄

夫五材並用去兵之害難四國於蓋謀策之爲重中
葉而下乃有父兄子弟兄弟及代領其弟以清底
功者矣若夫夫馬忠烈家傳武略乃苦服嗣專征
之稱半修厥後振家聲之業克嗣前烈不隔家聲者
斯可稱焉至若猶讀父書未練軍政糾恩澤之英絕
磨符之重徒薄世蓋非由德舉茲亦屢枉謂是之謂

夷貴曰實延於世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斯道獨之
歟

延賓

按伍子法始於夷而其法尤儀於唐漢唐史列傳中

論任子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政也三代而上庶得以紀攘氏之後乃記錄元功之
胄唐宗臣之裔葉祀賢者獎勤能吏旌揚忠烈獎叙
舊故實勳職之幼采死政之孤難是加其爵祿申之
制予俾奉其制世而告其門閥便督理之不空宗莫
之有寄蓋其或因旅世之屢乘捷幸之源大報前世
之勤勳分三公之封威力至渥深流根于祖
考崩田所壅堵達於關廟淮惠所尊卓然系緝及斯固
肅思悅於臣下秉光寵於私門所以勤有位之義心
著爲邦之令典者也

世官

傳曰世不失職又曰世濟其美不墮其名蓋古之守
官者修己奉職而垂裕有其業以延嗣訓謂攸篤執述
強弱故令介父賢而子賢復治其職以載
名譽至有官守無改更多在規度斯風流相接
公之子倣九棘之家苦哉之孫復令長之室之說北
人亦有以貴賤貴以踐雙陵之說往往其爵仕者或
從辟召而列于朝士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陋而顯華者
蓋所罕見當時既皆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
之續可追惟官之質無奈處躬前烈以寒客望者又
曷能免世祿之議哉至有代孺父之任趙伯仲之武
皆可類舉亦井井而寂焉

朱子語類

論治官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上更減今員外所得恩數
展至正原正部恩數遞減丁合委官員者且與定
之稱半修厥後振家聲之業克嗣前烈不隔家聲者
斯可稱焉至若猶讀父書未練軍政糾恩澤之英絕
磨符之重徒薄世蓋非由德舉茲亦屢枉謂是之謂

夷貴曰實延於世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斯道獨之
歟

山堂考索

又論子

漢之子石任鹽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並有八九歲
爲鄭備衛子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陞
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尤應勤歲課
第之新出意上書疏足以律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督
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處義爲縣令自大夫遷
爲宰相或持節四方天子矜諒其功而召之入蓋上
之人留意其至而法制使之然也

凡以門廄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
廄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廄入仕者何也蓋
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
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廄入仕者皆不由科目
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志以九品中正爲取人之
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爲主所謂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庶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連南北

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抑南之士
詔北之儒蓋魏代推移鼎遷物改岱局然以門地
自負士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
公之子倣九棘之家苦哉之孫復令長之室之說北
人亦有以貴賤貴以踐雙陵之說往往其爵仕者或
從辟召而列于朝士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陋而顯華者
蓋所罕見當時既皆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
之湧特起而御門學而更傳中所以不言以監叔
入官者蓋所以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次要者
亦若世家也

古者世廟不世官
感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周氏云帝王不以私
愛害公選故仕者世廟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質也便

之必以其能也即大夫子弟以父子故而早使則非
公業而庶由是歟矣昔者有自野耕涓涓居帷幕相
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采賢復相太戊武公世美入
爲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蘇既黜禹作司空秦叔
已因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
已及周之季小人得取朝士官爵爲己援引親
黨分據要途竊及偷懶者退處於幕門老身而不
用春秋書仍叔之子者不戒深矣林壑云以義語
國以功詔班級世廟而不世官蓋世廟則周子弟無
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口之謹
其意若曰世類苟賈則食米自足而賢位可以自致
不實則苟食不遺妻不遺子而賢位可以自致也
斯矣先主遇黃忠重惜名譽善待華蓋云世廟
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
數之數之而歲成財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
祿蓋其先嘗有功德於民報之宜如此厚之至也

古者官人以世

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孔名甘晉
之韓趙秦范齊之高國魯衛之孫姜孔石宋之華

向皇樂鄭之季孟懿良楚之闕昭申
屈皆世不之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

盤庚之告瞽臣曰人惟求善舜非求舊惟新古我先
王鑑乃祖乃父皆及遠動世遷爾予不掩闕失觀

此則知是雖以其直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加之以

選而非泛然錄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

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爲舉策貢益以兄任爲

郎中舉者曰言爲父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也而眉山

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

其子弟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名爲崇萬亦以毫端

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爲崇萬亦以毫端

人才之義而已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以

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適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

其子也義雖少爲慕略有以譽幸於太后后欲

官之姊曰有弟大行不可以嫁之疑不保其弟也

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

其子以縱之猶不敢保其弟於以見古人保任之

法蓋如此其嚴也又夫委任之實指爲人之

父兄者曾一婦人女子之不若也昔衛子罕有言曰

武子之母第八人五叔無官尚德故也公孫黑之母

死請以子爲右師子孟曰抑也若才君當任之不

才將朝夕文濟汝又何諱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可

否之明喻也後世失古人任保之意惟其思薄所及

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格法所得而已不悉其可

否也於數子之中苟有一人而獨之未及則爲沒齒

之遺慨數小子之怨固不獨一喪焉是以爲不以

上之人知有隱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

不復活也下之人却有挾其所任而求之矣才德

之堪任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祀宗立廟之何誠哉

郎辟禹之日歲在癸卯試之科恩知熟不數數也太

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五
講郊廟蓋有靈經奏廟而後殿引對尚有可否乎
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遺奏之
思苦老之深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訖之爲
輕重爾

漢季廢

漢制三十石九卿得子弟爲郎共爲虎賁諸郎者

皆許父老子代或殺於刺史守而名績流著亦蒙恩

典錄之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竟掌亦以

其兄任其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郎侍郎郎中

號三字郎而悉屬於光祿勳以給太子宿衛屬郎

不啻便宜之數光祿勳歲以四察其茂廉才逆優

異始選進參贊居高第然後出補某采異時擢擢上

而至於兩府初無限制然考之於史實以光祿勳

大夫一石千秩惟有一千俸目不得歲故以御史大夫

卒始以特敕任其子爲郎榮弘羊爲御史大夫自以

爲有功於國欲爲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漢之秦牘

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唐貢發在溫然其選輕

昔漢世緣之法難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

子弟苟以父兄任者皆得爲郎亦可以爲優矣賢

以中正取人其實統以擢舉爲尚然其立法本以德

行爲先以門第相尚是爲名實皆以未然而議

論若唐之義以儒科取士而貴賤自爲一途然而議

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制科道所言惟色人流者謂

三術官制事獎內品子雖掌兵部就官此則皆養

廢之流謂之雜色抑不少矣所謂三術者曰兼備

勸衛第僧皆大臣之子孫爲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祿任所謂親事帳品者文武三品以上歲取給而以子上之兵部都講十二歲之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提儀品子日本屬以資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社稷醫官等以武選而崇文宏玄及四門相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虞之日也營學士及四門相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虞之日論之大驚迷真之高第第策與濟州同列當時權子弟欲走避隱匿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曰難其道爲輕而庶之得人於科目爲督教類此耳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自朝廷授官須公卿子弟爲之史臣所諱宜哉

試之科其人仕之路至極也趙韓王以佐命之功出
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爲六侯乞於天子之於
授其弟之爲河南推官猶不許調大邑於之於
子弟如則當爲河南之臺工百耗事又安敢有所希
哉蓋自蕭何過之相其子起家即仕水部員外郎則其
選舉矣自呂蒙正爲第三弟求官雖止授其子京秩或

愚贊居幕位，此非謗謗也。三言所承，陰發多受陰已重行思在己，僞奏為名，此非表明允之言，平移而至其事，亦可陳也。今憲憲之恩疏之久失，而三者之尊尊，故也。蓋少加之，則寧半熟然之文，立委員郎武臣副使，陽猶者展至尋而還遣之，恩疏之失皆爲一品體今之制猶在也，還而行之，則在今日。

愚舊居蘇州，此非尋常之言。承陰受多，受陰已重，有思在己，假義為名，此非裝明允之言。平樂而至此，亦可憐也。已今遠路之艱危，久失而三者之營，儻故也。雖亦少加之，以資無所，庶可歸矣。武臣既歸，終身不仕。一正丘郎，更使再入大廳者，皆著於史。附鄉者，展至於再，而遺書之恩，致仕之恩，皆為一品。昔今之制，猶在也。遵而行之，則在今日。

惠之好從太祖後二十年則是祖宗朝貴戚忌之後家奏事不豫者不盡於後宮備極多出冗節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一朝所奏矣數百人失國初無敢言者詳其後主於一部所奏矣且數百人失國初無敢言者詳其子同學究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事知制誥皆日侍從且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书三司致仕者其子爲三司郎是今之朝奉宰相得官其子矣又其子有易三郎而請者有辱服而請者得官其子矣又其靈也國初無還表之制韓重斌之子爲作坊局使劉備之子爲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典也真宗以後丐請日繁其已官者或止遷後而復到藍袖白丁矣又及其妻者要族外甥悉皆恩澤各蒙錄亦蒙獎賞

林馳論世事

朝參他的子輩就送他奉官太宗
使它其處之石誠觀其仁路
能充亮更事者有式列之
郎官成達之石知君者有式列之
之後令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爲
自引對之法無考於大敵考之
免試之制有陳之之法不惟不
於有司皂白不分廉惡無別之
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舊
發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

世皆曰王命山川靈壤祀考此尤所厚也嗟乎萬古同音高
見者與恩蒙澤愛之勿敢忘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
之榮不廢詩書之澤猶有民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
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平然富貴有侈之隙
逸樂者驕之所惡而不學勤成過咎殊無自滿鮮有
直溫簡而得施師教國子持掌奉于二毫三行之訓
訓夫惟敎於未雨之初用於既亂之後此雖舉有貽
於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重四門之選焉凡士
卒末公矣也更角甯武衛鄉族也子良子皮子產本
叔叔氏也閼辛宰寧武衛鄉族也晉曾子之子也
樂都趙祁之季李季孫晉之娶晏吳之季札分布列
國相繼雖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當大為善教
漫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附崔侯氏山丘微而慎

權故公平有世卿之議蓋誠不以質也然則上執不以
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於春秋再變於漢
二變於唐宋兼漢而愈失愈忘而愈下可歎慨而
自任子之爭既除而世胄「無聞唐宋史代史之
議不行而世臣之不用兒無教養」至乎陵之取敢

爲理屈且先自以大宗絕嗣臣上舉旁統與承在
昔理經終天末惟情事獨甘崩限若使貴高延陵之
風臣忘子滅之節是廢德遺貽口能暫陛下察其丹
款特賜矜憐不義技身草率苟遂恩威廟不任丹惟
之至請謫開表以闡臣誠被蒙

貫木殿改作今天下爻泰爻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以後惟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有布李將軍之威望重焉。翰林院書博陵之對策，應對無窮。漢唐之書事子深爲之臣，固當以實錄也。自後而於至爲尤厚。故於子之不善，亦以輕較之。法既彰明，覆讐之實，又會以矜憐之命。此處厚之詔所謂開大司業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者其有心於作成子弟也。至矣宜乎專賦臣者文諱如歲歷之治中公新范也。祐之嘗謂人曰：「漢室之興，必賴諸侯王之支持也。」故某君之藩閥者，破體而仁之，事業益盛。一舉之謠聞，吾子寒而忠善之德望尤著焉。應遠風俗，吾耳濡目染，皆一朝一夕之接哉。

臣聞以法施民必憲以恩定國必有承宗報叔
蒙榮大軌十六年裕光有封爵死於王事
以支子繼業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賜五等功臣皆是
勤勞王室身忠直雖才器過賞實大歎一曰
身捐指舍不幸無命學嗣使絕於贈則不足於義
則有傷未休林休其失不無禮而裕之衣表
除其國伏惟皇帝德惠廣廟典大憲紀閭門無後可守
將書雲臺而含舊臣當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
事盡忠貞而無嗣可祭厥於歸納事在世功列

古今圖書集成

請于牛不簡稱庶表

褚遂良

承襲稱狂判

關名

臣遜良言臣聞主祭祀之廟必齋於廟長崇文武之
村無限於丘庶故知求貞之務有異於家宗廟王制
禮經情斯極末事以來王塗不竝在於河北風俗頗
委以第待庶若奴事遇妾而如母廢情慤難堪相
因督習恐於室取笑於朝莫能自拔死而無悔謫及
隋代斯流遠猶孤后罕誰鳩之德同北魏之於普
恭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宋忘義未領坐廟御座深
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始正白其二親多士如林今
者簡于牛舍人方為此制臣願更於朝廷安何者
母以子貴子不殊母也今以母封正室便亡子無貴
仕則趙衰孕於越齊達產於胡叔田又收晉皆安
子也文則揚美於越齊而不知於豫漢未聞前數
所用固然多備存史而不敢預記經籍既失
今反求古實從近事以妣忘之風陵明改之口非往
昔舊文短固亦說端斯始王者或教誨其原源流

一問爲算必共倘側之子貞才而不用君棄之於
上家輕之於下忠孝不展友愛無施如此等入豈不
恐憚難隔于牛之選仍併三衛之宮邑置乃復裕
押槷至竟無別惟才是用自武益仁及崔仁師等
蕭斯起至於時來檢括姦人公孫武益及崔仁師等
兒多是顧子故力善易由平檢督督正事限勤無必
然之理不言可明伏願更量可否遂還其爵不使衛
室之嗣有高才而被屈正妻之子盡至而覆用則
嫡庶於此分離爭訟無因發於前選已了不可更追
乃今補闕得許審臣蒙恩表解拂近司事有木女
畏敢自歎謫以表奏伏增惶悚

甲承襲稱病狂所司接以爲妾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遠達節守節延陵墓其高風
甲代娶大裴家永茅士志無劣得爰作狂且元成
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遊弟終成及言良史以爲美談
志士稱其重義贈言許善而賢爲惡與其宰夫僧曰
從寬視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遠而
當斷以最詳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乙請父廢狂判

賞功行封父殺子繼義存裕極理在宗廟夏殷以前
罕詳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出泰籍勳庸得參繙
冕誠宜奉德改行嗣先人之筆真子謀深崇保家之
遺焉特執新之稱稱狂任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
喪忠臣之節嗣子矣而鮮食類猶而微欲其所以
元成何贊名采之憂情符五常不圖良史之讐即吾
所司之朴恐夫惟輕之真待益情僞方深斷判

丙承襲禁狂判

建邦凌都天秩有禮義表格人教攸先申以榮冠
鼎宗躬赤門不對庭庭之庭皆王樹椿春槐茂氏之
華葉繁叢夜慕弓服服革宜素貴故達正後而目
狂疚來去國鄉則有識鄉生不任誰信托耳若機
心懷美宦位溫馨之況如詩行沽名須復復體之義
自然日暮陽烏音象明愛嚴之文庭有應鶴詩人寢
伐植之利至公之道在其茲乎

丁除異養賢判

白居易

露命未墮嗣號有期在祀律而或尊當嚴司而宜舉
乙舊德縣遷新命未加所宜纂乃前修相承以一子
何乃廢其後嗣自樂於十年歲既日滋深公侯固
難必後急以法道議事理責惡情如致身於晏安則
宜寡壽若居家而有故尚可兼名須待萬解方期折
志士稱其重義贈言許善而賢爲惡與其宰夫僧曰
從寬視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遠而
當斷以最詳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戊請父廢狂判

賞功行封父殺子繼義存裕極理在宗廟夏殷以前
罕詳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出泰籍勳庸得參繙
冕誠宜奉德改行嗣先人之筆真子謀深崇保家之
遺焉特執新之稱稱狂任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
喪忠臣之節嗣子矣而鮮食類猶而微欲其所以
元成何贊名采之憂情符五常不圖良史之讐即吾
所司之朴恐夫惟輕之真待益情僞方深斷判

己請父廢狂判

武功申著宣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
遂棄夫宜再從往來舉事

辨方經野天子之稱屬開國承宗族之立社里河
誓徵藩王之任故降錄諸錄錄錢公侯之業爲大門
駕馬路驛旗旗狀奇秀於衆賢附子希於必復伯公
太徵升殿上賓之榮階無土白茅祿通之貴族
千二百石與幕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
當陽侯之文武空勤高祖孟嘗君之派臺終同下派
奇興厥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玄傷鄧攸之不顧
陳氏奮傷玉鏡稱怨嗟徵創匣沈淳具其格之
生死崩殂一衡非無化歸之哀榮竹子行自有湘妃

之位對劉闡而憫默徒念平生無發下而傷心空思

遷絕立嫡選法自有全利無後國際有從令不

當娶偶判

楊伯璽

甲 從車戰亡嗣子發號爲嫡子人告詔病

居我旅道在干城根三邊之羽書數十紙之奇制閨

外之事既受命於瓜將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葛徵難

王師有征而憂兵尚遠申第之數未展庚日之志已

及逝者何追空恐虛能之東嗣子充弱委喪白半之

封谷被戮行大夫烏啄草賢之固是矜物劉惠之

兄宜其寄列舉華有謫徙李無言不憑孤竹之風

守延陵之新前史嘉其德讓今人何乃告論則誠痛

科學有曰用

微官爲陰刺

劉鉞

不幸

假駕判

李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朱崇成

不享

假駕判

王康成

行無改終義振體都憲家實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

局出於庶庶苟從子之差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

端雖不懷或者有據應異無文

刑部郎

范誠會

周在六部官在陽男家不甘分兩應

事者盡其職

思之意爲曾氏一世代綿遠但得曾子之後即可參

祀矣此時曾賈并肩負良俱在也高良若於世代

爲輔自當憂此遺之非偶而上應君命除墮廟矣

何徒提學面鞠之則「生長南方不蒙北徙夫廟曾

氏之廟也何爲不願北耶萬象而果不欲北也則於

君命祖學若奉越相視恐不開心而倫理恩義成泯

絕矣萬曾賈粹首承繼節勤求之微忱推江西起送

之文被家北學問闢赴邵廷奉世廟聖旨既勸得曾

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頤正二例授翰林院

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大哉皇言不惟表章先儒

於既往又杜絕事幹於將來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資

粹之前未有博士也仍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

也擬之建廟封侯之獨質粹即始封之君也苟非自

擢重鼎雖朝是亦不得而輕稱也况乎平當期

巨縫益曾家者恐神之晦歸耳其幻術靈應

自無以曾家者恐神之晦歸耳其幻術靈應

於既往又杜絕事幹於將來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資

粹之前未有博士也仍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

也擬之建廟封侯之獨質粹即始封之君也苟非自

擢重鼎雖朝是亦不得而輕稱也况乎平當期

巨縫益曾家者恐神之晦歸耳其幻術靈應

書私約不遺耗寫以聯同天聽耳即使果有之亦不過彼此私情敢與君上之明旨抗耶不以旨爲可據而以私約爲足憲不以不願北徙之信爲真案中以酬勞爲辭請臣之勘之禮皆非也臣等或不敢苟論矣萬曆九年八月閏月丙子李盛春日說袁等之事甚深根柢等之姦邪且疏所言清荷蒙金允臣等此時以資斧之子孫襲者是而勸勸萬之子孫應襲者非無徇部承定舍其是從其非致使官不忠聞見豈有潛思江灘之時而乃有此向隅之泣耶臣等以爲繼室之是非不待諭而盡禪之子與萬之子其承襲亦不待諭惟於世廟聖旨定之矣始官在質粹世襲在質粹歸之於天子者自官傳之於子孫孰得而奪之寡之即背違成命矣今日哀既可以奪繼至而保全他日背違於人之徒序遺棄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見由大學中庸一書流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列者莫知其爲學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蓋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後司馬遷號稱良史其序孔門弟子列傳曰孔子以曾參能選孝弟成後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爲附於聖人之徒序遺棄之傳列於子晉之後子思所著無聞焉宋朱熹宗室表章學庸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見由大學中庸一書流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列者莫知其爲學之極奧而討論之是以朕君世主徒知推崇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子康子趙子叔孫子對尊而從祀發憲斷之登而揚光之繼耶其於世廟廟宇均以背失伏乞我皇上勒下勅諭部從公覆議庶成命勿荒前懶曾廟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曾袁參繼以治明金若承者誠益巧之尤而耽閑者甚者若知天理人情而裁割不果北徙者又安得以尊始受

廟號明旨既下之後則不願北徙者惟恐不端

君命之後乎自明白已下而不願北徙者惟恐不端

元世

代舉選者所謂筋強者又非明有徵辟乎彼文

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學之於曾子後後漢天地之精氣祐宇宙之福惟確六經之源流補采之蹊徑考之論衡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著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焉社聖傳記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蓋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後司馬遷號稱良史其序孔門弟子列傳曰孔子以曾參能選孝弟成後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爲附於聖人之徒序遺棄之傳列於子晉之後子思所著無聞焉宋朱熹宗室表章學庸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見由大學中庸一書流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列者莫知其爲學之極奧而討論之是以朕君世主徒知推崇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子康子趙子叔孫子對尊而從祀發憲斷之登而揚光之繼耶其於世廟廟宇均以背失伏乞我皇上勒下勅諭部從公覆議庶成命勿荒前懶曾廟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曾袁參繼以治明金若承者誠益巧之尤而耽閑者甚者若知天理人情而裁割不果北徙者又安得以尊始受

廟號明旨既下之後則不願北徙者惟恐不端

君命之後乎自明白已下而不願北徙者惟恐不端

元世

代舉選者所謂筋強者又非明有徵辟乎彼文

爲崇禎先賢賈以降道化疏願願臣

竊惟舜堯湯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義

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厚矣孔子傳之

守土之臣嘗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

方歷世久遠誰不曉悉有旨諭之弊舊者春秋之時晉人滅鄭太子巫仕魯子也爲曾子去愛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使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鄉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說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左當時何不請於朝而復使之之渝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屬於衣冠之列故耳臣愚以爲先王典誠無據恐未報其意甚廉其道甚遠不當因其子孫無實而逐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一氏子疾采制草有奇效於今日與乞茲者恭遇皇上著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尤憚現重勞聖駕歸幸國學身着釋褐之服臣愚以章句之備得博士世承傳守竹于祠以正祀事幸至

爲儒臣固禁攀爭乞賜勅免以正恩典以杜僥倖清嚴大夫敢教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與乞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聖裁准照沿闈孟二氏奉劄詔求曾氏子孫相應一人後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承傳守竹于祠以正祀事幸至

爲儒臣固禁攀爭乞賜勅免以正恩典以杜僥倖清嚴大夫敢教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與乞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聖裁准照沿闈孟二氏奉劄詔求曾氏子孫相應一人後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承傳守竹于祠以正祀事幸至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

先賢也

爲惠乞聖廟至孔贊殊樂以憑茲待以明公

道確

劉光國

臣等近見江西巡撫御史高如富員生都察院高儒臣目藝擣爭乞賜勅諭以正惠典以杜僥倖事先該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題兩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衙門各奏據今御史高如富看得貪濶仍不願北徙爲策第會貪濶以立嫡之義要將會貪濶子曾繼起送繫獄等因臣等查得本年五月內有山東兗州嘉祥縣已故翰林院博士曾質孫曾繼祖奉爲義理朕詔旨賜恩諭乞天恩洞穿行文查照以舞正廉事奉聖朝都知照及繼道亦各選擇到官大略謂伊祖曾質於嘉靖五年間自江西徙家山東依奉曾祖祠墓河以衣巾奉祀至嘉靖十八年秉世宗皇帝特恩比照庶吉士二氏銅劄翰林院五品督學士世襲至嘉靖三十九年質終故繼祖承繼事奉聖道至嘉靖三十一年得請歸故鄉今故翰林博士曾質奉以家道窮邊延未得請歸故棄學入山會聚遂奉自稱係父始嫡支繼繼祖號是不甘衰鳴求善臣等竊惟表章先賢帝土靈節自曾子之後千百餘年子孫流跡草野無以自見一日求其人命之官以主祀事右石文教於一時財質盡於千古聖朝重道崇儒之意越百代其典誠至重而其恩亦至深矣今使教訓首事之人既嘗奉敕令不問明取古事夫會聚者自稱係父始嫡支繼繼祖號是不甘衰鳴求善臣等竊惟表章先賢帝土靈節自曾子之後巧之得傳漢獻而行私有乖公道亦負商譽豈不爲望典之累哉臣謹察之奧論拾其卷釋其事之始終歷歷可指詒得而質之伏聞嘉靖十二年間或掌詹事府吏郎左侍郎顧鼎臣奏世宗皇帝質貞以曾

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追求天下以繼宗祧當止以得人爲幸固無擇於所謂續與支也及時江西提學副使徐善面奏督憲會章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

徙輒在江西布政司同各呈司府得惟曾質精

欽然施行乃相結勘起逐利都以白衣奉敕數年始

得榮恩授以世官是曾子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

後自貢梓始也曾子之後子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

官亦自貢梓始也承祧已定事莫可疑嘉靖二十九

年質猝卒故未襲養以憑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遂

動魚稅之金具本奏下諭諭先被准不行後歷承

官陞攸縣以職敗官遂被羣金大肆營求欲爲子孫

立于百世之基輒得蠻僚督督營前此於事體人情

其果順耶否耶大當禮諭訪求之時固未定其懷

觀望不欲應其求失衣巾奉祀之時衰薄之不竟喪

心亦不苟矣質粹木死之時無可乘之隙莫又不

與爭及乎世官既得質粹未免欺譏祖之私弱根

其骨而奪之於其大夫人心又果取棄古事夫以曾

子距今一世閑置中間就其名曰不問明者亦恐難

據其爲嫡也支也蓋不可悉矣即如諸系果會衰

果嫡則當追念遺光實粹而來可也方云不願北

徙兄弟一詞是忘本矣况況遇我世宗皇帝舉子

百年之盛典爲人後所示潔願而不可得得者也尚

恐非其私招之僧也不來是恩君恩義之誠心如

此即使其爲風憲也而表亦非嫡矣前此則惟遷今

日則爭襲寢亦非爲曾子後也而爲世官也是會員

裕數十年勤勞祇爲曾家漁人之利割削百年盛

興氣爲曾家尊顯之謀其害之行橫剝之猶人人

知之無不唾且恨者儒臣亦榮矣世官亦重矣可使

斯人穢而有耶晉哲之後既欲崇德亦以象賢以

行優俊之徒是可以奉明德守祀祀又查得給

事中李盛春原諭袁不可蒙賜五萬之行罰究改正

仍歸官給特之後及各處都察院各呈止云轉行

撫按衙門杳審曾萬知有子孫明白開報合與世襲

若某萬後無人方許曾襲承襲夫止言曾萬曾子

嗣之有無而不言曾繼祖曾家爭棄之是非是以獨

史熟如底止於據空也舊不爲併錄與原地之意迥

不相同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否又云曾質以吉

年除吏推往山東追訪墳塋尋覓一代以後仍膳幕

袁城派子孫見有私約可證則質裕以別枝授原

為膳房似又不遇之甚者夫質粹之始棄原而東也

能通知恩養之可必得乎假如聖朝無此特恩質粹

終身不得果誰爲之債其勞乎且聖朝之有是命爲

其為曾參之後非爲質粹之勞也寡欲質粹任其勞

己則享其逸且以明聖賢之典爲己則勞其具

能解其急且以明聖賢之急爲己則勞其具

是聖世賢者與質粹之子孫也不以成帝爲可遵

以私約爲可據不責之大義而曲徇其情此又臣

等之所大惑也即如召納可信亦必兩阿其案然後

可耳乃止取江西結勘而山東竟無幾乎其故何耶

希詒始末通屬特襲資之黃綠相參可見矣臣等

愚切以質粹未膺賞之先豈惟恩典得與凡爲曾

氏之裔者皆可得也質粹既膺爵之後受朝廷傳

之後裔猶存之所有萬葉感得而享之此理甚明不

待者而後知也後取諸此以與彼抑何心哉臣等

待罪言官破司科察知姦不摘則僕恃免有寃不白則著類將於非所以奉陛下法也矧裏崇實本欲維世而澤及臣人反以客棄其於世道民風關係細故不避嫌恐按源七奏伏乞勤下諭部將臣希俱降臣

衰奪官命臣願仍命曾賈梓子孫承襲博士未杜爭端則公道明而人心悅光聖地下之靈亦將感服陛下大公至正之恩於無窮矣

爲徵臣世職久延達先朝採訪勘始末仰

祈聖以恩詐僞以札後孚疏

會弘毅

竊據臣於崇禎六年五月間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生員曾益謚賢齊臣正直誠厚未蒙

自該部知這欵此時自當靜聽臣論明裁斷但恐

異日發謀再取獎臣遂述請語始末及劄飭事件

爲我皇上廟之先兒崇禎十三年禮部移文天下遍

訪曾氏子孫臣五十九代祖曾質貢首承御部採訪

勘覆并江西保舉起送赴部奉卽廟學旨勸得曾

質裕孫先儒曾子之後准照頤孟氏例授給事中

五經博士仍與世襲銜從之時有曾益謚賢齊

體部從公參劾將曾義革職仍奏請提問以治冒獎

之罪又萬曆元年八月間吏部給事中劉不怠等

題同前事乞將曾質削奪仍命曾質子孫承襲博

士未未杜爭奉奉旨是欵此欲遵臣照承襲職至今

五世豈期又有曾益謚賢齊旨諭勅許崇禎六年八

月內禮部爲徵臣世職久延等事奉

龍禁右侍郎朱宗良等爲曾益謚賢齊

嗣子定何以想起爭端於例有職與恩立業不行凡

月十三日奉旨知道了兩部知道欵此今公第已

定自有處分第臣慶賀事改側當時辭讓急曾益謚賢客出入多被鬼蜮百端妄營再擾門希俱降臣不一言點破則彼姦原所在却難尋悉義尚本除根終留他日起爭之地前皇上聖朝不幾謂將盡原疏與臣疏從公覆正未杜後卑庶姦遠不生而宗祀不致斂亂臣謹此奏無任激切待令之至爲教官聖裔系亂典章設設日啟厥肆憲權懇

乞聖斷立鵠制派以恩詐僞以申國憲為
竊據臣十五世祖豫嘉亂江右至五十九世祖質粹
當不皇帝谷訪請語惠諭部科屢蒙不批准衣
巾奉祀始定封詳也嗣同有同宗會旨獎旌
被勸勉竟家旨號晉臣祖繼榮之分曾五世恩
明人胡笑有裕典曾偶因同姓造狂詬榮一
年間假託戲戲少爲嘗試當被科旨焉未叅詔旨
幸得湖綱崇禎五年間反奏爲僑籍誘旨滿等事
被逮部尚書黃汝良益義致責立奏不行奉慈旨將
益虛名情行折差查崇禎六年禮科考事給事中
中樞允龍等爲按旨注諭事者得曾益爲家聲
裔立清等事宗聖裔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
碍立裁不行奉旨知到了禮部知道欵此臣因應

賀入朝應益神氣復本爲徵臣世職久延等事奉
龍禁右侍郎朱宗良等爲曾益謚賢齊
旨諭勅許崇禎六年禮科考事給事中廣寧
司因浙文會糊本憑票開除候補當即自敘部
各省勦俱在在乞草上勅下六科科道會議先朝
之封典應否變亂久矣之世爵應否益昌節世守之
相公不言益早今不言獻賦時不言直至今日皆
曾益元年始有嫡耶訓業利下俱有臣部劄語釋
之封典應否變亂久矣之世爵應否益昌節世守之

諸與益處之請何異何僞盡第之本意與公雖引之外傳何遠何從仍治其違命冒進庶賢齊以清國典以重矣臣曷勝惶悚就惟待命之至

禮部題教世胄疏

閣名

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兼司庫局書戶王同祖泰內閣一曰教世胄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十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派友伴監生三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起監候諸生並定友伴引至陛下降拂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儀掌儀事起附授書滿習其有不幸教恩本監掌上官奉參閱區處二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記取異日獎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奏照旨該部知照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謹擬選題臣之家子既以承襲爵祿或選舉任後管理軍務責任匪輕書曰若生子固不厥初立教之不可不早也况公侯子弟出自貴家素蒙督責生鴻儒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幾于晉而成其德也難矣我

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選舉行皇上嘉靖元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既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上四十以下通行查出閱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司業兼大學生添孟諱書相兼點授令其在家讀讀仍十日赴營聽課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赴選奉敕旨已經施行去後今本官奉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請聽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俟命下見在公侯等

裔及應娶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庸員年甲籍貫准自開送禮部頒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將依舊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督禮部等因題奉聖旨各部送司禮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義城伯李應臣等前來奉差到部理合疏名上著欽天監命下將各賞具制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掌上官查照舊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恭待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備子城之用而不墮其先世閭閻之風矣

父商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爲幕元年封丹爲武陽侯末始中丹薨有子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

蕭望之傳

字子云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

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

陳萬年傳萬年子威年十九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

抗數言事刺謫近臣書數上上要爲左曹萬年書

奏召減教戒於林下語至夜半威聲震揚屏風萬年

大怒欲杖之乃公教戒汝汝反懶不聽吾言何也

咸叩頭請曰具曉所言大要死滅誠謝也

楚元王傳劉向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策郎

其弟皮曰父任子爲郎

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選士官爲郎

翟方進傳方進少子曰義字仲少以父任爲郎

稍遷諸曹二十出爲南陽郡尉

侯幸傳董宇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

太子少子哀帝立賢選士官爲郎

後復傳子陽皇帝以父任爲郎後

父仁爲河南都尉而送補漢水長亭以父任爲郎

下掾隨之官深辭歸曰遠非待教者也

朱尚傳均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

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

善論難至二十十歲調補扶陽郎

耿弁傳弁于國子家字伯均以優績服帶八闈博

通書記說司馬兵法好着師略以父任爲郎

桓榮傳榮字都字仲思少以父任爲郎教書萬學傳

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榮卒都嘗督課上

書議於兒子西廟旁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祖上與

之

馮緜傳緜父燮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喪數致

其界時元發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忽者遇

詐作牛畜害百姓燒光廢以斂劍又下遼東都尉鹿

使速行刑會卽斬光收燒燒欲自殺親疑詔又有異

止燒曰大人在州止欲去忘無他故必是凶人妄

詐燒鹿殺燒願以事目占甘井無殊燒從其旨上書

白訟果詳者所爲徵奮抵非會燒病死獄中帝怒之

陽燒尤篤十旬以子爲郎中

楊震傳震字子秉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

楚元王傳劉向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策郎

其弟皮曰父任子爲郎

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選士官爲郎

翟方進傳方進少子曰義字仲少以父任爲郎

稍遷諸曹二十出爲南陽郡尉

侯幸傳董宇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

太子少子哀帝立賢選士官爲郎

後復傳子陽皇帝以父任爲郎後

父仁爲河南都尉而送補漢水長亭以父任爲郎

下掾隨之官深辭歸曰遠非待教者也

朱尚傳均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

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

善論難至二十十歲調補扶陽郎

耿弁傳弁于國子家字伯均以優績服帶八闈博

通書記說司馬兵法好着師略以父任爲郎

桓榮傳榮字都字仲思少以父任爲郎教書萬學傳

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榮卒都嘗督課上

書議於兒子西廟旁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祖上與

民爲劇又上諸葛亮新琬費肅等子孫並從中錄互見敘用一則以慰巴蜀民之心其大儒東吳士人之

望事皆施行

晉書劉惔載記惔祖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

氏羌皆送任唯雍州刺史納特新平太守張固

守不降護軍輔允頻禦令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

定漢正任子于陰高燒還臨涇推定爲平南將軍率

衆五萬攻羅于長安

張嵩孔伯恭傳恭魏郡人也父駿始光初以書

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伯恭以父任爲

事中

胡衷傳衷叟死無有家人眷主凶事胡始昌邈而頑之

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繁多布列職署或

少年庸人典據宰字一下忿惡四方若惑可通用舊

章退食後塞災房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

營校尉北軍中候各量貳所部應當兵部自以狀言

三府別居而送補漢水長亭以父任爲郎

魏志王觀傳觀爲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審遣郎

辟誥爲朝中平者主者欲言都爲中平親教曰此都

濟近外爾寧有完害五何不爲廟祀主者曰君都爲

外刺恐於明府有任子親曰夫君者所以爲良也今

都在外廟閣於後修當有降差並可爲太守之私面

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刺都後送任子諸鄧縣觀

但有子而弱弱其公也如斯

後賢志立己郡臨江人也嘗侍母弟仲穆嘗

官盡憲憲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尋

遺書說司馬兵法好着師略以父任爲郎

趙子遠度尚呂叔女濟南長公主子昌昌仁昌

審不憲昌仁早卒追成父妻司馬氏有子昌帝及司馬兄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弟昌

昌至今未娶

韓驥驥傳驥長子興宗與宗子子既爲清河王驥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譖謫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宗懷卒亦不歸及顯宗卒于熙別葬廬縣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

周書吳企傳吳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祖商洛會景言姚建節將軍假守豐陽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父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齊齊年

十一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請州刺史許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荀攸以全年少未堪辛疾請

州退還終此限令企代之無宣武詔曰金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獎更求一限遂依所請

北史邢徽傳徽弟徽善於奏請初爲南兗州刺史于子解褐乃啟其私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懷年甫十二

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兗州後辟孤兄子斯爲府主簿而其子天祐並未宦多之

唐書則天皇后武氏傳中宗復位遷都武廟千秋崇寧更號崇寧即太廟廟宇用五品官博士楊平言太廟諸廟取七品之坐恩取五品不可帝曰

太廟如崇寧可乎平曰崇寧太廟之私以臣君則僭以君津臣則惑乃止

史記會孫元廟河南丞之四世孫善善尉宗史稱會孫元廟河南丞之後遷京官試錄一經書家狀遺傳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王金城傳今城官孫凱子善之日號號南山下以號

功且言五王著列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孝範後無聞焉舊唐書宗本紀天佑元年皇帝卽位禮樂使太常卿士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書寶閣官吏部尚書清辰與一子八品正員官一年制左僕射裝麗新除清海東節度使篤厚孫河南尹張全義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刑部尚書張善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以奉山陵之勞也

宋史李昉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太父右安善大夫起無子以昉爲後發極奮節選授太子少校

五代史漢臣傳李太后后加鄆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是時蘇維吉為桂頤以私財除更多謀頤爲相事無大小必先不節窮以爲可乃入白而深諳達吉所爲凡門察出身諸司稱吏者一切蒙之宋史太祖本紀乾德二年九月甲戌周易博士秦嶸青州司戶戶庫部員外郎王韶資實小大並坐試任子不公

三朝聖政錄曰袁易父子弟但能在家難甚吾

稱裕民田捕至府時充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賦免有勞而著鉤以忠義死富錄其私送以爲

三班奉職

宗室列傳叔充官唐州防禦使應禁信軍節度使尹

國公溫孝齊表新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旨

李昉傳昉子宗誥字大業以翰補太廟齋郎選第四

大

室長侍郎史鉉是光萬卷其年少未能屬解詁之曰荷筆成文大報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矣矣宗誥之光範詩賦立就明日擬授檢書旨又明日上人命領國子監秀才入居落成時每有督誨令昉屬前後數百竟皆宗誥筆寫其楷屬詞知爲宗誥所書故有是命太常典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誥號劉蕡吳淑名文仲杜鍊許雅音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宗誥爲尚書郎昉辭解以爲非平生故事止改鑑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誥督典潤澤院引宗誥同判員選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子昭道中舉符五年文試賜進士第爲屯田員外郎昭道太常寺舍

呂蒙正傳蒙正同平章事先是虞允道爲相其子雍起家領長水頭員外郎郡守

臣奏科及第傳擢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

於蓋不盡十歲者多矣今臣母姑難養終此寵

命恐辱陰乞以臣釋褐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李自齡傳昌齡子越居龍閣直學士著於交游與